

天主忠僕

若瑟·貴迪奧神父

FR. JOSEPH QUADRIO

(1921-1963)

I. 早年生活

卡托圭奧(Ca' Torquio)是意大利北部松德里奧區(Sondrio)一個風光如畫的小村莊。奧斯定(Augustine)與賈米娜(Giacomina)於 1921 年 11 月 28 日在這裡生下若瑟·貴迪奧。少年若瑟在草場放牛時，閱讀《慈青通訊》和鮑思高神父的傳記。他就是如此初次認識這位青年的聖人，開始敬愛他，稍後更考慮成為慈幼會會士。他在韋維奧(Vervio)修讀四年小學課程，然後到馬佐(Mazzo)升讀五年級。

所有修道聖召皆來自天主，但據說總是經過母親的心而來。在少年若瑟身上確是如此。他母親喚醒天主埋藏他心中的聖召。馬佐的老師察覺學生若瑟心裡的渴望。若瑟與老師詳談後，就他的聖召作出最後決定，就是成為比哀蒙偉大聖人的神子。可是，他在馬佐就讀五年級時，結交一些壞朋友，幾乎把天主的計劃破壞。他這樣述說此事：「某個主日，我與平日的朋友一起，開始賭博。我不停輸錢，把所有積蓄也輸掉了，很是絕望。我大發脾氣，說了句褻瀆的話，雖然只是低聲嘀咕，沒有人聽到，但我很不安，也很惱恨自己，立即離開那裡回家。數日後，我去辦告解，展開生命的新一頁。我作出一些決志，盡力實行，包括每天到聖堂朝拜聖體。」由於他的同學經常取笑他，因此實行這些決志很困難。

II. 慈幼會初步培育

1. 伊夫雷亞的傳教士會院

約在這個時期，當司鐸的想法再次浮現，而且比以前更強烈。可是，他沒有告訴任何人。1933 年 9 月，本堂神父建議他加入伊夫雷亞(Ivrea)的慈幼會賈烈勞樞機傳教士會院。在那裡，他不消三年便修畢中學課程，而一般人通常要花上五年時間，這證明他天資聰敏，意志堅決。可惜，貴迪奧神父後來出於謙卑，把他的神修日記毀掉了。我們只獲得他在這個時期寫的兩封信，一封是初學院申請書，另一封則為致省會長若望·佐林神父(Fr. John Zolin)表示接受任命的信函。長上決定留他在意大利，培育他成為教授，而不讓他到傳教區，使他憂傷了一段日子。

2. 初學期及初學期後培育

1936 年至 1937 年，15 歲的貴迪奧在基愛里的莫里亞別墅(Villa Moglia)接受初學培育。他的初學師尤金·馬尼神父(Fr. Eugene Magni)是位出色的慈幼會會士。這個年青的初學生很信任他，向他剖白心聲後，重獲平安。同樣，我們只找到一封他在該年寫的信，內容是請求院長批准他宣發三年的初願。若瑟修士還未滿 16 歲，必須再等待三個月，在 1937 年 11 月 30 日發願。其後，他到科利佐(Foglizzo)修讀哲學。雖然年紀稍長才入學，但他的期終考試成績證明他智力過人，長上決定立即送他到羅馬額我略大學修讀哲學碩士。

1938 年至 1941 年三個學年，若瑟投入繁重的思考工作，包括大學課程，還有他主動參與的聖多默學院(Academy of St. Thomas)活動。此外，只要時間許可，他便在「聖心」青年中心服務，那是鮑思高神父親自在羅馬建立的青年中心。1940 年 10 月 28 日，他到莫里亞別墅參加退省，重申他的暫願。有關他這個時期的文件很少，我們只獲得兩封他寫給初學師馬尼神父的信，一封寫於 1941 年年初，另一封則寫於該年年底。

3. 實習期

貴迪奧以卓越成績修畢額我略大學的哲學碩士學位後，被派往科利佐當助理和哲學老師，當時只有二十多歲。他在這裡是學員的兄長和「護守天神」。他當時的一個學生還保留他在貴迪奧課上抄寫的筆記，可見他的授課內容深入淺出。

4. 宣發永願

1944 年 5 月 28 日五旬節，貴迪奧宣發永願。他稱之為「悔改」之日，剛巧是他初領聖體的十六週年紀念。當日，他與天主建立親密的個人關係，並把名字改為「順從天主聖神者」(*Docibilis a Spiritu Sancto*)。他在這期間寫信給親友說：「我知道天主聖神給我許多幫助，而且願意繼續幫助我，只要順從祂就夠了；我請你們為我祈禱，為使我時常順從聖神。」

5. 神學培育

任教兩年後，他獲得特許，於 1943 年年底返回羅馬修讀神學。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爆發，是意大利的災難之年。許多房屋給炸毀，孩子淪為孤兒，糧食短缺。年青的神職修士若瑟經歷可怕的戰爭，但他專心準備自己成為一個好司鐸。他寫道：「我已下定決心，要不成為聖潔的司鐸，或是庸碌度日。沒有聖人是平庸的，奉獻給天主許多事物，但把一部分留給自己。我要克服這種心態。」貴迪奧銘記聖方濟·沙雷氏的教訓：「知識是司鐸的第八件聖事。」因此他非常努力學習。

然而，繁重的學習生活及獻身青年工作使他的健康幾乎崩潰。7 月 20 日，他獲頒學士學位，成績為「最優等」(*summa cum laude*)，並在 1945 年 11 月 3 日獲

頒額我略大學的傑出學生金獎。1944 年至 1945 年全年，若瑟·貴迪奧修士除日常工作外，還要擔任伯多祿·迪朗尼神父(Fr. Peter Tirone)的私人秘書。迪朗尼神父是戰爭期間留在南部的三位高級長上之一。在道別當日，年青的貴迪奧修士毫無保留地向迪朗尼神父表達其決心，較早前亦曾向伯多祿·貝魯提神父(Fr. Peter Berruti)表明同一意向，好讓他們任意差遣他。隨著晉鐸的日子越來越近，他也藉著至聖瑪利亞向大司祭耶穌奉獻一生，祈求他也召叫其他更相稱的人接受這奇妙的恩寵。

為滿全獲取神學碩士學位的要求，年青的若瑟修士在 1946 年 12 月 12 日，在蒙蒂尼樞機(G. B. Montini，即日後的保祿六世)等九位樞機及其他教會顯貴面前，就他的論文作隆重的公開答辯。他的論文主題為聖母肉身升天的信理，很合時宜，因為當時這課題引起很大爭議。四年內，教會便頒布聖母升天為當信道理。他的論文很成功，甚至獲得報章報導。

6. 為貧苦青年推行使徒工作

標誌戰爭結束的警報聲響起後，羅馬擠滿擦皮鞋的男童。他們沒有家庭，沒有住屋，勉力維持生活。貴迪奧除了用功學習外，善用所有空閒時間服務這些孩子。雖然他們營養不良、衣衫襤褸，但他在這些孩子身上看見耶穌。服務他們期間，年青的修士培養對上主的信賴，稱祂為：「我的兄長，我的愛，我的智慧，我的光明，我的主人，我的一切！」1945 年的聖誕節，貴迪奧與這些擦皮鞋的青年度過。他在日記中寫道：「我在晚上準備 250 份聖誕禮物，我們白天為 300 個貧窮孩子獲得衣物。」12 月 25 日，孩子獲贈禮物；12 月 27 日，有 80 個孩子初領聖體。

7. 晉鐸

他的剪髮禮(Tonsure)、小品、五品及執事職務申請書，流露這個神學生深度的內修生活。完成論文答辯後，他立即為晉鐸作好準備。1947 年 3 月 16 日，若瑟·貴迪奧在羅馬晉鐸。新進神父以「基督之愛的代表」為他的生活綱領，祈求大司祭賜他「肖似祂的司鐸之心，忘掉自我，慷慨服務別人，向他們表達憐憫，為愛祂而對人靈充滿熱誠」(摘自晉鐸紀念物)。7 月 20 日，他在家鄉的堂區舉行首祭，當日為堂區主保加爾默羅聖母及聖怡樂(St. Hilary)的紀念日。

III. 於杜林克羅切特出任教授

1. 修讀博士學位

晉鐸後，貴迪奧神父在賓南格(Penang)當備修生助理，然後返回羅馬修讀博士課程(1947 年至 1949 年)。他非常勤奮，絕不鬆懈，進一步研究他曾公開答辯的論文主題。然而，他的健康嚴重惡化，經常臥病在床。

長上已安排他到杜林慈幼宗座大學(Salesian Pontifical Athenaeum)教授神學，因此力促他及時完成學業，以趕及 1949 年至 1950 年的學年。事實上，他在 1949 年 10 月中旬已抵達杜林，只須在 12 月 7 日返回羅馬為論文答辯。他的論文題目為「偽奧斯定主義有關『榮福童貞瑪利亞升天』的論據及其對拉丁教會聖母升天神學的影響」。答辯非常成功，《羅馬觀察報》亦有報導。論文刊載於著名刊物《額我略文選》(Analecta Gregoriana)，一本不會刊登平庸論文的期刊。論文內容及多份重要刊物的相關評論使作者成為國際知名的人物。

2. 出任大學系主任及教授

聖潔的教授：修會從世界各地挑選一些會士到杜林克羅切特(Crocetta)，由若瑟神父負責培育他們，期望他們成為未來的院長、初學師和長上，作修會的支柱。他在第一課說：「有人說，一個神父最大的恩寵之一，就是成為優秀的神學教授。然而，優秀的神學教授不多，而且必須是聖人，請原諒我並不是這樣的人。」他的授課內容清晰穩妥，深入淺出地講解教會信理。許多人也有這個想法：「這所大學真幸運，未來多年也會有個出色的教授（他當時只有 28 歲）。」當時沒有人想到，這個年青教授只能再活十多年。

完美揉合天性與恩寵：從 1949 年至若瑟神父逝世，他一直在杜林慈幼宗座大學教授神學，並在這裡完全實踐他所教導的。他是個「真正、權威和聖潔的司鐸」，同時也是個完美的人。他完美地結合人性與司鐸的特質。從他當時的作品可見，他具備卓越的人性和基督徒智慧，細察和關懷別人的需要，且因著堅固的信德，充滿平安和內在的力量。他心地善良，敏銳機智，時時處處也樂於助人。若瑟神父與他接觸的所有人，分享憂傷和喜樂，實踐聖保祿所說的「為一切人成為一切」。他寫給學生的「牧函」，內容豐富，非常動人，因為他先身體力行，然後才用文字表達。

一次，他清早陪伴一個離開修會的學生到火車站。當時的人思想較保守，因此會士很驚訝，但他對這些會士說：「他永遠是我們的兄弟，需要我們關心、體諒和善待。」

若瑟·普卡林神父(Fr. Joseph Puthenkalam)憶述這事件：「神職修士雅登格(Ardenghi)不夠時間溫習全部考試範圍，請求考官貴迪奧神父不要問他有關兩至三個課題的內容。仁慈的教授答應他，但要求他在考試完畢後複習全部範圍。然而，另一位考官剛好問及那些『禁忌』題目。貴迪奧神父察覺考生表情沮喪，記起這是『例外』的課題，於是巧妙地把問題方向改變為另一主題！」

修訂培育課程：1954 年至 1959 年，貴迪奧神父是神學系主任。期間，他嘗試改革克羅切特神學系的課程，加入更深入的禮儀生活，以直接的方法研讀聖經，注入嶄新和親切的人文精神。談到不同的神學主張、異端、基督徒派別等，他

常說：「我們沒有要對抗的敵人，只有要愛的兄弟。」因此，他祈求天主賜他勇氣，以聖潔的方式踏上沒有人走過的路。

真誠對待學生：他在日記寫道：「我要作每個學生的兄長，表現真誠、友善、微笑和接納。我要主動接觸那些不敢接近我的，鼓勵怯懦的，安慰遭遇困難的。我要主動向他們問好。」在另一篇作品，他寫道：「全力以赴，不要苟且；自願分施，不要計較；投入工作，不要憂慮；專心祈禱，不要草率。」

IV. 病逝

1951年秋季，貴迪奧在德國修習德語回來時，感到身體不適。那是個困苦時期，他突然感到所有人也忘記了他，並寫道：「上主，我把這痛苦的時刻奉獻給你。我感到孤獨的憂傷和悲痛，面對別人對我表現的冷漠。」他教授別人時，也在努力增進自己。

在他病重期間（1960年至1963年），這位屬於天主的偉大人物獲得光照。1960年7月4日，醫生診斷他患上惡性腫瘤。當日，有個大意的神職修士把這消息告訴若瑟神父。數天後，他寫信給總會長徐載德神父(Fr. Renato Ziggotti)。徐載德神父請整個慈幼會的祈禱，希望藉著天主忠僕彌額爾·盧華神父的轉禱求得奇蹟，使他康復。「盧華神父為我求得的偉大奇蹟，就是在知道自己的病情後，獲得極大的平安和喜樂，這是不配獲得的。這種平安使等待上主的漫長日子，成為我一生最快樂的時光。」他前往露德朝聖，但沒有祈求治癒。

貴迪奧神父曾如此描寫死亡，且深信不已：「為基督徒而言，死亡不是一切的結束，而是一個開端，是真正生命的開端，通向永恆的門戶。這就像在集中營聽到期待已久的話：『你自由了，回家吧。』這就像對聖父說：『我的父親，我在這裡，我來了。』是的，死亡就是躍進未知的世界，但我們必會跌在天主聖父的手上。」

這位卓越的年青教授病了四年。在這期間，他要多次住院，徘徊生死邊緣。他的神修生活越來越熱切：這是以善表、犧牲、良善和喜樂推行使徒工作的時期。他知道死期將至，寫道：「我感到天主聖父的手已搭在我肩膊，我充滿平安。」天主在1963年10月23日與他相會。

1963年8月，他稍為好轉時，毀掉大部分手稿。尤金·華倫尼神父(Fr. Eugenio Valentini)搜集餘下的少量手稿，以啓迪後人。

V. 高尚品德

1. 深信天主的慈愛

特別在患病期間，貴迪奧神父的作品清晰流露他深度的神修生活，以及他對天主慈愛的巨大信心，實在非常動人。他經常說：「我們應依靠祈禱。慈愛的天主只會給我們禮物。」「天主一直善待我。請助我稱謝祂。」「告訴所有人，天主是慈愛的。」「天主為我們安排的一切，只為顯示他對我們的無窮慈愛。如果天主聖父愛我們，保護我們有如眼中的瞳仁，還有甚麼可傷害我們？你想我受傷害嗎？比你更愛我的天主希望我受傷嗎？因此，總要信賴天主，對祂感恩。我們應為一切感謝祂，一切也是祂的恩賜……放心吧，有天主的恩寵，我感到平安、喜樂、安詳，是我一生不曾經驗的。我感到天主聖父的手已搭在我肩膀，我充滿平安。」「不要忘記，天主是慈愛的。」「我需要幫忙，尤其幫助我回應天主在這數月賜給我的恩寵……我也明白到等待祂是何其美妙。天主真是慈愛！」「我一直等待，等待祂確是美好。」

2. 「基督之愛的代表」

貴迪奧神父規勸他的司鐸學生說：「無論何時何地，不管面對任何人，也要活現耶穌的仁慈。司鐸是基督之愛的代表，代耶穌愛人靈。不論誰接觸你，也要讓對方在你身上，看見救主的慈愛和人性。你們應努力在所處的環境，成為真正的現代基督，天主性和人性和諧結合的真正基督。但願你們的司鐸職活現基督豐富和完整的人性，沒有任何縮減，切合你們身處的環境和時代的風格，並細察其中的需要……為作救主，聖言成為真正和完美的人，若不體現這種真正的降生奧蹟，你們的司鐸職不可能拯救任何人。接近你們或避開你們的人，全部需要慈愛和諒解、團結和關愛。他們或會至死不認識基督。他們向你們每一個人迫切提出請求：『我們要看見耶穌。』」

3. 關愛貧苦青年

貴迪奧神父多次到慈幼會管理的米蘭阿瑞斯(Arese)少年感化院，為少年罪犯聽告解。他曾對這些罪犯說：「孩子，你們知道我們為何到這裡來嗎？這是因為我們愛你們，因為你們還年青，因為我們願意幫助你們。還有另一個原因——我們低聲一點說吧：你們的生活並非一帆風順。你們在短短的一生中受苦，至今仍在受苦。你們的生活艱苦，但並非全是你們的錯。如果換了是我們，或許我們會更差勁。或許你們有些感到內疚，但人誰無過？然而，那些有能力和應該幫助你們，但對你們漠不關心的人，所犯的錯更大。我們今晚來到這裡，為此作出補償，請你們寬恕那些本應伸出友愛之手，但沒有給你們應有的關愛的人。我們答應，我們要盡力防止你們再遇上這種事，並會協助所有我們可接觸的其他青年。」

這些青年非常感動，給他的話和他的舉止迷住，其中一個驚歎說：「這位神父是個聖人，我感覺到，我看到，我從沒有見過那麼善良和仁慈的人。」

4. 以病床為講壇

貴迪奧神父藉著一個與眾不同的講壇，善用患病的時間宣講天主的慈愛。「疾病和痛苦是通向人靈的門戶。應與所有人建立真誠的個人關係。」貴迪奧的話並非牧座的權威教訓，而是以病床作講壇，以親切和個人的方式向每一個傳達的訊息。他寫信給姪兒瓦萊瑞神父(Fr. Valerio)說：「我相信，作為神父，我們特別要作築橋工人，我們築橋材料應為友善有禮，以及親切、沉著、慷慨、純真、富於人性和體諒、接納別人、樂於助人的性格。我們必須走進人的門，才能從天主的門走出來。你還年青，應培養富有人情味的性格，作主耶穌的人性和慈愛的生活標記。」

翌日，他對姊妹馬莉安(Marianne)透露說：「這幾個月來，有個經歷非常難忘：我遇見一些渴望良善和極需體諒的人靈。可以說，所有人也期待慈愛，而且對此無法抗拒。或許今天最宜講福音有效的方法，就是逐一接觸別人，善待他們。」

「不論是痛苦、孤寂、友誼或同情，也是橋樑、門戶或標記。透過諒解、互相尊重和關心，可成就許多事情。耶穌與人接觸時，也使用一對一的方式，而他本身就是一件標記(sacrament)。然而，要在接觸人靈時表現『標記』的特質，並非易事。如果我們被他吸引，就會成為他的位格、真理和恩寵的生活標記。如果我們希望真正有效地傳福音，必須作他苦難和死亡的顯著標記，尤其要成為他的良善的可見標記。」

5. 道成肉身的司鐸職

1963年2月11日，是1960年晉鐸者的晉鐸三週年紀念。他在通訊撰文，雖然並非出自本意，但這篇文章成為他貼切的自傳式記述。他寫道：「道成肉身與司鐸職是一體兩面的關係。司鐸職的謬誤來自我們對道成肉身的誤解，那是我們從神學課學回來的。」

「首先，這可能是『未成肉身』的司鐸職，天主並未取得真正和完整的人性——此為幻象論。因此，有些神父並非真正的人，而是沒有人性的陌生人，不瞭解這個時代的人，而且也不能讓同時代的人瞭解他們。他們忘記，基督為拯救世人而從天上降臨，取得人的形體，成為真正的人，與任何人相似。他希望在各方面與人相似，除了罪過。我們作為司鐸，是天主與人之間的橋樑，而通往人的一端應紮根於人，開放給所有築橋的對象。」

「為我們來說，或許最大的危機正好相反：司鐸職是世俗的，人性窒礙了天主性——此為一性論。因此，有些可悲的司鐸或許是出色的教授、策劃人，但並非『屬於天主的人』，沒有體現基督。如要量度司鐸職，最準確的標準就是『祈禱』。這是司鐸首要的工作，不論他是院長、管理人、系主任或負責任何工作；否則他建築的橋樑，通往天主那端的位置便弄錯了。」

「最後，還有一種司鐸職的聶斯多略主義，就是說天主性與人性在司鐸身上並存或並列，而沒有和諧結合。他在祭台旁邊是司鐸，但與人相處時只是個人。橋的兩端懸於半空，既沒有通往天主，也不能走向人。」

「真正的神父是完全的人，而且儘管是完美的人，但總是司鐸。人性與司鐸職必須互相伸展和滲透，和諧結合，就像基督身上天主性與人性的結合。即使在推行世俗工作時，也要由司鐸的良心驅策，不經沖淡或削減。」

學生的觀感

1960年2月11日，來自世界各地的46個年青慈幼會會士於意大利杜林的聖母進教之佑堂晉鐸。他們由貴迪奧神父培育。以下為他們對貴迪奧神父的一些觀感。

委內瑞位的博多尼神父(Fr. Bordogni)

「與其談論貴迪奧神父，我寧願實踐從他身上學得的人性、基督徒、司鐸和修道人的德行。」

意大利倫巴底(Lombardy)的賈特魯·弗蘭蒂神父(Fr. Giampietro Ferranti)

「貴迪奧神父最使我欽佩之處，就是他勤奮工作、熱愛真理、愛德過人、投入團體生活、平安面對死亡。」

意大利西西里的雷蒙·弗雷倫神父(Fr. Raymond Fratellone)

「他主持感恩祭時，我感到他是司鐸祭品。我經常對自己說：『我要像他一樣舉行感恩祭。』」

南非的東尼·蓋爾斯神父(Fr. Tony Galcius)

「我時常欣賞貴迪奧神父的清晰解說和謙遜態度。」

西班牙的龔澤洛·加西亞神父(Fr. Gonzalo Garcia)

「他的司鐸精神使我印象深刻，既充滿愛與喜樂，但也在受苦。」

波多黎各(Puerto Rico)的尤金·馬約勞神父(Fr. Eugenio Mayoral)

「他有些言論打動了我，例如：『我們不是到加爾瓦略山旅遊。』『我們沒有要對抗的敵人，只有要愛的兄弟。』」

意大利倫巴底的類斯·梅樂思神父(Fr. Luigi Melesi)

「……爲我來說，貴迪奧神父是主的顯現……他其實不是教授，而是大師和導師；不是長上，而是牧者。」

印度的若瑟·普卡林神父(Fr. Joseph Puthenkalam)

「貴迪奧神父是聖善的司鐸，體現良善，有需要時亦結合堅定態度。」

比利時的羅爾斯神父(Fr. Roels)

「我記得貴迪奧神父曾說：『我每天祈求上主賜我勇氣，以認識解我的神學生，並賜我智慧向各階層的人學習。』」

西班牙的弗西奧·桑切斯神父(Fr. Fulgencio Sanchez)

「我欣賞貴迪奧神父與別不同的平安和冷靜。他總是面帶微笑，態度友善。」

法國的索雷洛神父(Fr. Sobrero)

「貴迪奧神父與加齊亞神父(Fr. Gallizia)懂得如何從聖經和聖體獲取教學靈感……貴迪奧神父致力使我們的司鐸靈修集中於禮儀。」

委內瑞拉的達義·施達巴神父(Fr. Stanislus Strba)

「貴迪奧神父是所有司鐸美德的卓越善表。」

奧地利的奧圖·溫斯切神父(Fr. Otto Wansch)

「加齊亞神父與貴迪奧神父以基督爲他們的教學重點爲。」

中國的陳若望神父(Fr. John Zen)

「一次，我在主日工作回來後，遇上貴迪奧神父，他對我說：『應宣講基督和祂的被釘受死。』」

列品程序

貴迪奧神父任教的慈幼宗座大學著手展開他的列品程序。教區的列品調查在 1991 年 1 月 21 日展開，並在 1992 年 7 月 18 日結束，正由聖部審理。我們熱切期待他光榮列品的日子。

重要日期

天主忠僕若瑟・貴迪奧

1921 年	生於意大利韋維奧
1937 年	宣發修道聖願
1941 年	哲學碩士
1947 年	神學碩士
	於羅馬晉鐸
1949 年	神學博士
	杜林慈幼宗座大學教授
1954 年	杜林神學系主任
1960 年	驗出惡性腫瘤
1963 年	與世長辭（10 月 23 日）
1991 年	教區列品程序展開